

永遠的戰友

于黑丁

永遠的戰友

于黑丁著

上維出版社

第一九三二
九

一九五三年六月增訂第一版(初1)

上海印 0001—4000
(本次印數 4000 冊)

永 遠 的 戰 友

著 者 于 黑 丁

出版者 上 雜 出 版 社
上海 雲波路655號

排版者 中 和 印 刷 廠

印刷者 中 和 印 刷 廠

編號 575 版.223(12) 62頁 32開 63000字

• 版 權 所 有 •

內容介紹

本書包括六個短篇小說。是寫述偉大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，人民武裝和廣大的勞動人民創造的勝利和奇蹟。內中「永遠的戰友」一篇裏，則是一個跟中國人民並肩抗日的朝鮮女英雄，爲了打擊日本侵略者，她終於犧牲了性命。十六年以後的今天，她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，恰好跟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英雄氣質互相映輝。這說明了中朝人民的戰鬥友誼是根深蒂固的，是反對帝國主義和保衛世界和平的巨大力量。

四版前記

這個集子趁四版的時候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，並編入一篇以中朝戰鬥友誼爲主題的小說，就以這篇小說的題目作爲書的名字。

作者 一九五三年五月一日

目次

永遠的戰友·····	一
異密·····	四一
母子·····	六七
生命的搏鬥·····	八三
在敵人面前·····	九七
偽村長和游擊小組·····	一〇七

永遠的戰友

……勇士又開始行動了。並不是追求光榮或名譽，而是遵行他們父親的訓諭，把敵人從他們祖國的地面上掃蕩出去！

——N·波格達諾夫

一

戰鬥的道路在我們前邊，我們永遠前進。多少年沒有看見家鄉的皎潔美麗的月夜了。今晚，在我們走過的東北原野，樹林和村莊盪滿了一片銀色的耀眼的光芒。它照耀我們前進，這對我們簡直是一種幸福的感覺。現在，我們中國人民志願部隊的戰士，在離鴨綠江邊不遠的一個小小的縣城宿營了。我已經走進離別了十六年的家。和我們一起回國的幾個朝鮮同志，笑着，把我包圍起來。

「快啦，再有幾天光景，我們就回到自己的祖國啦，那時，我們也會像你一樣這麼高

興吧？」

「這應該要高興呵，你們盼望多年，今天有機會回到自己祖國去工作。」我笑着說。家裏人和鄰居們也都走上前來了。他們個個都很喜歡，有的人給我們送烟端茶；有的人給我們拿手巾端洗臉水；還有些上了歲數的大爺、奶奶、伯伯、大娘，把家鄉出產的蘋果、梨、花生，兜來一包袱一包袱，你幾個他幾捧的，就把我們的衣袋給塞得滿滿盪盪的。

「吃吧，吃吧，自己樹上的。」

「今年咱這花生收成可不錯呢。」

音調輕鬆愉快，大家說說笑笑，顯得那樣親熱。每一個人的慈祥的眼光，都在注視着我們。我又清清楚楚的聽見，有些人在憤慨的異口同聲說：

「東北從日本強盜跟國民黨幫手裏頭解放出來，咱們才有現在的好光景。誰也不能再讓美國強盜來侵略咱們！去吧，幫助朝鮮把那些強盜們乾乾淨淨的都趕到海裏去！」

這是家鄉人們的自尊、愛國、忠誠的聲音，這是每一個做父親的對他兒子發出激勵的希望的聲音。保衛勝利的自由和光榮！我們不是去死，是去戰鬥呵！

我們怎麼也不能安眠了。我和幾個朝鮮同志站在院子裏，我一點也不感覺到疲倦。家鄉的夜是溫暖的，月光照着我們。我仔細看了看四週，西牆邊那兩棵桃樹，比以前長得又粗又高了，葉子已經凋落，好像有好多年沒有開花結果。在桃樹底下井邊放着一個長方形的洗衣服的石頭槽，不知什麼時候搬到北屋的窗戶外頭。東牆邊那棵石榴樹早已枯死了，樹幹已經被人砍掉，只有樹根還深深的埋在地下。

走近大門口，我指着靠街那五間南屋，對幾個朝鮮同志說：

「同志，我告訴你們，以前在這兒住着一家朝鮮人。」

「怎麼，朝鮮人？」

「是呵，一家很好的朝鮮人。他們是我們的戰友。他們在這兒開了一個小醫院，救過我們流血的中國弟兄。」

幾個朝鮮同志被我的話感動了，他們安靜的又聽我講。

「我在這兒認識了一個朝鮮女同志，她爲了我們，一直在過着戰鬥生活。這一家，父親和兒子都是好樣的，他們那樣勇敢，那樣堅定。明天我們走三十里路，經過一個小鎮叫朝鮮堡，從前，我跟這些朝鮮戰友們在那兒一起戰鬥過。」

「你知道現在他們到什麼地方去啦？」一個朝鮮同志關切的問。

「聽說東北解放以後，這個醫院的老主人跟他兒子一起回國了。」

「那麼，那個女同志呢？」

「你問她嗎？她的一切，我可以詳細的講給你們聽。」

第二天一早我們出發了。當朝鮮堡出現在我們面前時，我再也抑制不住感情的激憤了！這那是朝鮮堡呢？這個山清水秀的小鎮，現在完全變了樣。美國侵略者的血爪，給這小鎮的人民帶來了災難，帶來了創傷，帶來了破壞和痛苦，也帶來了鍛鍊和勇敢。沒有一間好房屋了，倒塌的倒塌，燒燬的燒燬，碎瓦、破磚、木塊，東一堆，西一片。我再也找不到我們過去住的地方了。那一條住滿了朝鮮居民的熱鬧的小街，也變成一片荒涼的瓦礫了。在每一個破壞的地方，在那些炸裂的大深坑裏，有美國的炸彈片，有中國人和朝鮮人流的血跡。

——我們不許侵略者沾污我們的土地。這是誰也應該明白的，在憤怒的精煉的火焰中，人們已經生長着復仇的決心。不論在什麼地方，人們是要用戰鬥回答敵人，誰也不會向敵人屈服的。

「在這兒，我們親眼見到，中國人的血，跟朝鮮人的血是分不開呵！」一個朝鮮同志精神激昂的說。

另一個朝鮮同志說：

「我們的戰鬥，也永遠分不開呵！」

我說：

「不僅在過去，就是今天明天，我們還要站在一起的。我們是永遠的戰友。」

我看見了十六年沒有見面的家鄉縣城，我看見了和我共過患難的朝鮮堡。於是，我想起了過去的戰鬥，想起了我們的朝鮮戰友，想起了更多更多的事情。

「同志，你們聽，我對你們講吧……」

我們又前進了。這樣，我對幾個朝鮮同志也開始了這個故事的敘述。

這是一九三三年的事了。

讓我先說一句，沒有戰鬥永遠沒有深厚的友誼。這話你們相信吧？我和幾個朝鮮朋友的相識，就是從這個意義開始的。

家鄉的縣城變成牢獄了，我們生活在日本的統治下。

冬天很快的過去。當春暖花開的時候，我們的友誼更深了。一天晚上，不遠的一家大門咚咚響起來了。我從灰黯的玻璃窗上望見，南屋醫院的燈光忽然閃滅了。我聽見輕輕的開門聲。那個朝鮮老醫生走到我窗前，帶着父親一般的關切的口氣，小聲沉着的說：

「喂，呂明，外邊有動靜，注意呵！」

我輕輕的開了門。金淑紅和朴毅走進來了。我放下窗外那一扇「雨搭」，點上了燈。

朴毅說：

「好像日本憲兵隊從城裏出動啦！」

「他們一出動，我們住在城外的人也要受驚動！」我說。

金淑紅微微笑着，異常安靜的站在我面前。很顯然她是沒有睡下，黑色的頭髮，依然光滑發亮，一隻辮子垂在後頭，一隻辮子搭在前肩上。她穿着一件潔白的朝鮮上衣，一條天藍色的衣帶，鬆鬆的像彩花似的繫在衣領上。她的黑色的寬大的裙子遮在身上，更顯着她身段結實，健美。

「呂明，把你的稿子和書收起來吧，沒有地方放給我，我負責給你保存。」她說着，

兩隻黑黑閃亮的眼睛又微微的笑了。

我看了看她，深深的表示了衷心的謝意。我一邊收拾東西，一邊對她說：

「還是讓我自己保存吧。」

朴毅說：

「那些宣傳品你可要放好。」

「沒有問題，明天我就分發出去。」我回答。

老醫生從外邊走進來了。他鬆了一口氣，說：

「街上已經沒有什麼動靜啦。」

我問：

「敵人是不是會注意我們呢？」

老醫生遲疑了一會，說：

「也可能。」

金淑紅轉身走到院子，很快又溜回屋，小聲說：

「反正我們要特別留心自己的行動才好。」

老醫生摘下眼鏡，用手巾擦了擦眼。他看了看錶，對朴毅說：

「已經九點啦，你今晚是不是一定要回去？」

還沒等朴毅回答什麼，金淑紅走到他跟前，嚴肅的說：

「你不是說那邊有人來接你嗎？跟人家約好，就應該回去。不回去，他們以為你發生了什麼問題。」

朴毅看了看父親，問：

「要帶的藥品你準備好啦？」

「好啦。」老醫生高興的說着，走向南屋。

我們把朴毅送到後門。忽然，金淑紅站下了，她聽了聽外邊沒有動靜，伸出手去便扶着朴毅的肩膀，嘴唇湊近他耳邊，用中國話說：

「哎，我問你，你帶了槍嗎？」

朴毅點點頭。當他剛要去開門，金淑紅又扯住他的胳膊了。

「你等一會。」她的身影在黑暗裏一閃，便走回屋去。她很快拿出一件皮大衣，遞到朴毅手裏，不安的小聲說：「你瞧，天陰成這個樣子，說不定要下雨，穿上吧，在路上別

受涼。」

朴毅走了。今天上午他是從朝鮮堡回來的。由於工作的需要，他在那裏和一個朝鮮農民開了一個小雜貨店，這是游擊隊聯繫的地方。朴毅在那一帶擔任朝鮮農民的組織工作，因此他常常到城裏，常常來和我們見面。每次回去，他總要給游擊隊帶回去些藥品或是別的什麼東西。他今年二十六歲，到中國來已經六年了。六年前他是一個工人。父親學過幾年外科，在家鄉開了一個小的診療所。母親是一個小學教員，因為參加政治活動，遭受了日本人的殺害。從此，他和父親偷偷的逃出了朝鮮。父親是一個剛強人，他的性格感染着朴毅。他們對祖國，對祖國的人民，對戰鬥着的中國，內心充滿着愛戀和希望。不知多少美妙的夢想在他們心裏生長，這些夢想總有一天是會來到面前的。他們看見世界將代替苦難發出燦爛的光輝。歷史的光明的遠景照耀着他們，照耀着他們的勞動和生活更加愉快了。今晚朴毅一走，老醫生像每天一樣，並不感覺到孤獨。他和我們談着，笑着，就走回屋去安安靜靜的躺下了。

金淑紅說：

「休息吧，你明天還有工作。」

「再見。」我說。

她走出屋去，又回過臉來向我笑了笑，點了點頭，一隻手擺動了幾下，把門給我帶上了。

她回到自己屋去。我清清楚楚的聽見，她在黑暗中，用着很低很低，但又輕鬆又快活的音調哼了一個歌。好像這歌音一直沒有停，好像她帶着這歌音走進了睡眠。……

二

早晨，我醒來的時候，看窗外那一扇「雨搭」不知什麼時候叫誰給打開了。窗戶照滿了陽光。忽然，我彷彿又聽見金淑紅低低的歌音。我從玻璃窗望去，她正在那打掃院子。春天的早晨是清新而柔和。西牆邊那兩棵正在開放的桃花，帶着豔麗的色彩，綴滿了濕潤的枝葉。雀在桃樹上叫。她笑着，哼着歌。她像一個小孩子似的不住的在用掃帚嚇唬麻雀。她笑，她唱歌，不是爲別人，是爲自己，爲生活的真實和美麗。

「淑紅，雨搭是你打開的吧？」我爬起來問她。

金淑紅點着頭，笑咪咪的說：

「讓你看太陽，好知道什麼時候。」

院子打掃得亮光光的。剛才她不小心用掃帚弄落的桃花，一瓣一瓣落在井邊，一瓣一瓣落在她黑色的頭髮上，潔白的衣服上。她放下掃帚，從井裏打上一桶水，把石頭槽洗得乾乾淨淨的。

「你這樣勤勞，把環境也改變啦。」我說。

她懂得我的意思。生活就是這麼崇高。人們的勞動，不是苦惱，是快樂，是生活理想的創造。她笑着看了看我，用手巾擦了一下微微發紅的臉，走回屋去。

我爲了要完成一個工作任務，必須到十五里地以外的一個村子去。於是，我帶着一包東西從後門走出去了。

時間在前進。生活對每一個人都是一個考驗。自己在痛苦中，同時也要看到別人的痛苦。希望，使人們的友愛也就變成了有血有肉的東西了。下午，我回來了。當金淑紅聽到慢慢六下熟悉的敲門聲，於是她在後門裏頭小聲叫

「呂明！」

「請你開門。」我說。